

# 实用主义美学和亚洲思想

[美] R. 舒斯特曼 / 文 彭 锋 / 译

我的《实用主义美学》一书的目的之一，是要建立一种基于美国哲学的美学理论，将它作为理解美国通俗文化的更好方法。①尽管美国通俗文化现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但是它并没有得到国外受众和知识分子的很好理解。就像我在书中所写的那样，笛卡尔和康德不是欣赏拉普(Rap)音乐、甚至是法国或德国拉普音乐的恰当工具。我的方案中的美国基础，有可能被误解为在表达文化帝国主义和最糟糕的沙文主义。但与此相反，它倒是文化差异的一种谦虚的认可，意味着对艺术和艺术理论的一种语境性的探究。

这种对哲学中的语境的认可，并不必然导致一种不可救药的相对主义，以至于将所有普遍化排除在外。这是因为我们的不同语境经常包含大量交叠和共有的特征。虽然美国城市黑人社区的确与众不同，但其他社区对同样的贫穷和社会一政治压迫经验也很熟悉。尽管实用主义被正确地公认为美国对哲学的独特贡献，但它也被视为更早的英国和德国哲学的一种建设性融合。在新世界的大熔炉中，这些英国和德国哲学得到了创造性的锻造，更有成效地与更大的自由融合起来，因为它们可以摆脱由其旧的国家文化领域加给它们的限制而自由地发挥作用。

不过，实用主义的多重根源也可以延伸到亚洲思想。被广泛地公认为在C. S. 皮尔斯正式开创的实用主义运动之前的实用主义先知R. W. 爱默生，就深受《奥义书》和佛的学说的激发。W. 詹姆斯对宗教经验的探讨，同样受到瑜伽、吠檀多和佛教的重要启示。J. 杜威当然对我的实用主义美学理论产生的影响最大，他尤其受到从中国学到的东西的影响，不仅从中国的著述中学到了东西，而且是从他于1919—1921年间在醇厚而激荡的中国文化中的生活经验学到的东西。正如他的女儿简所证实的那样，这种经验“是如此重要，1255起到了一种复兴(杜威的)智识热情的作用”，因此，他将中国当作“最靠近他心灵的国家，就像他自己的国家一样”。②杜威对中国的赏识得到了热烈回报，他在那里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被广泛地出版发行，并对那个时候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

除了杜威这个特殊的历史例子之外，我在实用主义的一般取向和中国哲学(当然，它也是日本和韩国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之间，发现了大量有希望的交叉重叠。尽管我还有太多东西要向中国哲学学习，但中国哲学与实用主义在下列主题上似乎是共有的。首先，存在这种同样的主张：哲学在根本上要指向人生的保存、培育和完美，因此，哲学应该与伦理学和政治学有密切关联。换句话说，哲学的首要目的，在于人类的利益和增进我们的人道主义，而不在于仅仅为了制造真语句而描述事实。这个观点可以有一个必然的美学推论：美学的最高作用是增进我们对艺术和美的经验，而不是制造关于这些概念的语言定义。而且，增进我们对艺术的经验，不只是意味着增加我们个人对艺术作品的享受和理解。因为艺术不仅是内在愉快的一个源泉(同样是一个重要价值)，而且也是赋予日常生活的社会运行以雅致和优美的一种实践方式。

艺术还是可以改善个人和社会的伦理教育的重要手段。我认为，儒家对乐和礼的强调，使这种审美教育模式变得非常清楚。对于实用主义来说，像我所认为的那样，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审美教育是道德和政治改造的关键，我在《哲学实践》中对这一点做了更加详细的论证，在这本书中，我展开了一种论证，它构成我称之为作为积极参与实践的“民主的美学辩护”③。

尽管实用主义集中于人的改善，但是，它是由承认这个观点(人的本性是不可避免地 and 非常有益地被置于人类富有成效地参与其中的自然的大舞台上)来进行这种改善的。用我从中国哲学中学到的术语来说，“仁”属于更有包容性的“道”。因此，需要理解和利用更大的自然力量来推进我们人类的事业，包括完善我们人性的整个事业。在美学中，这意味着承认：艺术的节奏与活力是从周围自然世界中的节奏与活力中凸显出来的，并且卓有成效地建立在自然的节奏与活力的基础上。

对通过哲学改善人的环境条件的关注是实用主义深刻的实践本性的明确证据，我在中国哲学中也发现了这种关注。即使我希望将哲学归结为它自身某些特别的内在价值，但哲学的首要价值仍然是改善人的生活的生活的工具价值。不过，将哲学当作这种最高目标的手段并不是把哲学降低为缺乏价值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看重和希望实现这种目标，我们就必须同样尊重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最好工具(手段)(当然，是在这些工具没有不道德内容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真诚对待工具的哲学，实用主义也欣赏在不同极端之间发现最有用的工具的重要性，认识到正确的工具也是不断变化的多元性语境的一种变化的作用。

中国哲学喜欢一种包容性的学术探究的开明思想，它常常使我想起实用主义的基本多元主义。与通过排除所有其他可选择的观点来探索真理不同，这些哲学赏识互补性的作用，因此它们试图在一种更具建设性和更灵活通融的综合中将不同观点的洞见联合起来。如果构成智慧的知识是单一的或单面的，那么在表达或获得它的时候就不会如此困难。智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维度是谦逊，实用主义通过它那无法获得明确知识的理论的学说表达了这种谦逊，承认任何我们现在所掌握的真理最终都会被未来的经验所驳倒。然而，无法获得明确知识的理论不是怀疑论，因为它一直坚定地相信那些我们正确地拥有的真理，直到我们有了很强的根据去怀疑它们。

如果哲学在根本上寻求保存、培养和完美人的生命，那么这种对改善的追求至少有两个平行的维度：首先，存在人自身内在的自

我实现，一种体现在自身与他人的和谐之中的、统一和完整的人格愿望。但是，纯粹个人的内在状态，对实用主义哲学是不够的。实用主义哲学要求某些在行动领域中的外在表现，一种在生活的行为举止中的美德，一种通过个人的实际努力和榜样生活而使世界获得尊严并得到改善的能力。在中国思想中，这种内在和外外在完善、自我和社会实现的双重理想，似乎在“内圣外王”的观念中得到了恰到好处的表达。自我修养和自我完善的哲学生活，有时候被批评为一种与世隔绝的自恋狂。难道我们不应该把哲学用于更大的公众事物、用于作为整体的宇宙吗？难道个体自我不是远为广大的社会和自然力量(它们更应该形成我们所有哲学努力的真正中心)的产物吗？实用主义并不否认：个体是由更大的社会习俗和自然力量塑造的。但是，作为这些更大力量的表现，个体也是这些力量反过来得到激活和重塑的手段。我们只有掌握好我们首要的行为手段，即我们的自我，才能最好地影响更大的社会和自然世界。即使更高目标是社会或作为整体的宇宙之善，但自我改善仍然是实现这种目标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手段。实用主义哲学也是这样一种哲学，它主张如果我们珍视某种目的，我们也必须尊重达到这种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工具)。

我认为，这种态度与中国思想形成了共鸣。在《大学》中，孔子说道：“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尽管许多人类生活中的邪恶是由有害的外部条件产生的，但如果放弃对自我的关怀(不能完善我们的感知、知识、美德、健康和人性)，我们将缺乏克服和转变那些条件的能力。

如果哲学旨在自我完善，这种美德和智慧的理想应该被怎样理解？尽管我认可西方哲学经常通过精神健康和精神治疗来诠释这种理想，但我这本书却赞成一种通过哲学生活进行自我完善的审美样式。哲学家通过将他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将他的心灵、身体和个人历史仔细塑造为一个在审美上完满的整体，而努力将他的生活做成一件富有魅力的艺术作品。根据实用主义，审美并不从道德和认识中分离出来，因此，最美的生活不能在无知或邪恶之中。

塑造自我的工作，不仅给个别哲学家以方向和满足，而且作为一种鼓舞人心的榜样而服务于别人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实现美的追求。传说苏格拉底是一个雕塑家的儿子，他看到艺术家倾注那么大的心思和努力去雕塑木头和大理石，却听任自己体态怪异，听任自己是机会、盲目习惯和疏漏的偶然产物，他对此感到大惑不解。我认为这种自我完善的审美样式对中国哲学来说也非常重要，也许这正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哲学家有时候也是艺术家和行政官员的原因。孔子强调君子要文质彬彬，并且力荐一种通过教育完善自我的审美样式。“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他主张一个人必须经过“立于礼，成于乐”而得到审美上的塑造。“德”和“道”不只是“知之”和“好之”的东西，而是我们应该“乐之”以便能够充分体现它们的东西。正如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

在肯定哲学生活的审美样式的丰富价值中，《哲学实践》也强调：存在这种样式的各种非常不同却非常有用的版本，因为对于什么是作为“审美”的最重要品质，存在非常不同且相互竞争的见解。一些见解强调统一与和谐，另一些见解则着重新奇与复杂。虽然本书只是展示实用主义和西方哲学已经描绘和实践审美生活的一些不同方式，但是我认为我们在中国思想中也能看到某些不同的方式。例如，对孔子来说，审美生活的理想境界往往倾向于复杂与精致，其中“礼”和“乐”被提倡为完善一个人的“仁”的自我控制和自我发展的重要工具。相反，老子则要求一种更为简单的审美生活，强调与自然的基本和谐，不用“礼”和艺术的方法去努力控制自我。

不过，实用主义还指出了为什么不能仅有一种模式的哲学生活艺术的另一个原因。一个人的生活不能从他生活于其中的、从中获得行动活力和时机的环境中孤立出来。不同环境为一个人将生活做成艺术作品提供了非常不同的工具和可能性，实用主义是一种非常欣赏变化的语境性哲学，它欣赏根据语境(前后关系)调整我们思想和行为的必要性。必须要有关于审美生活的一定数量的多元性，因为不同的个体可以被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不同环境不同地塑造。对多元性和语境化的深入赏识，是实用主义与中国哲学(像我对它的理解那样)走到一起的另一要点。尽管我们可以从美的人生的伟大榜样中学到很多(与此相对，我们也从失败的审美人生中学到了很多)，但一个人必须为他自身而努力获得他自己的审美人生。在这种意义上，哲学可以是每个人自己的个人事业。

哲学作为生活实践还有一个方面，即对作为自我完善的重要工具、作为更好的感知、行为、美德和幸福之关键的身体的培养，对此我的实用主义比绝大多数西方哲学都强调得要多。为了(在理论和实践中)适当处理哲学中这种身体维度，我在努力确立一个我称之为“身体美学”的学科，对于这个学科我在《哲学实践》尤其是在《践行生活》④中作了更为详细的描述。就简要的定义来说，身体美学是对身体经验的批评性、改良性研究，并将一个人自己的身体用作感性审美欣赏及创造性自我塑造的场所。因此，它也致力于构成身体关怀或身体改善的知识、谈论、实践以及身体上的训练。身体美学不仅是一个理论学科，而且是一个具体的实践学科，它旨在实现哲学那古老而核心的目的：知识、自我认识、美德、幸福和公正。

在我因为对身体倾注太多的关注而遭到西方哲学同事挑战的时候(被视为一种狭隘的、自恋的兴趣，必然干扰更宽广的、更高贵的伦理和政治关注)，我常常从亚洲哲学家对身体的英明尊重中得到支持。他们认识到，如果不用身体的方式，就无法实现美德、对他人的关怀、甚至良好统治的政治实践。

正如孟子所说：“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他在另外的地方还说：“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

而且，如果一个人不能够通过适当地照料好他的身体来适当地照顾他自己，他怎样能够管理好一个国家呢？正如老子所说，“爱以身为天下，可以■天下”。⑤中国哲学进一步认识到，生活艺术中最有说服力的教导可以不通过理论文本传达，而是通过教师(他通过补充和解释其教学语言的人格榜样来教导学生)的身体举止和优美行为的无言力量来传达。正如孟子所说：“四体不言而喻”。有关孔子身体行为所体现的无言教导的范例，在《论语》10: 4有记载：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如也。⑥

因此，亚洲文化将对身体的理论肯定与改善我们运动与精神集中能力的实际身体训练的发展结合起来，使我们行为变得更加高雅，使我们意识变得更加愉快和敏锐。我努力建立一个既作为理论学科又作为实践学科的身体美学的努力，不仅得到了中国和其他亚洲古代哲学洞见的很大激励，而且也得到某些西方现代身心训练的激励，如M. 费尔登克拉斯(Moshe Feldenkrais)方法，我已经是它的一名专业从业者。为此，我想从中文文本转向我自己作为一名费尔登克拉斯从业者的实践经验，来说明我为哲学的身体维度辩护的某些要点。⑦

1. 提高对一个人的身体和身体感觉的注意，有时候被批评为从外部世界退回到对身体沉思的自我专注的唯我论。然而，如果我们真的反观我们的身体经验，将发现世界并没有整个儿消失。我们不能只是单独经验我们的身体；对一个人身体的纯粹感觉，如果没有对身体周围环境的感受，就是一种奇怪的想法或抽象。例如，如果我们闭上眼睛躺着并将注意力纯粹集中于对身体的感觉，来纯粹感觉我们的身体自我，我们将发现一定也感觉到我们所躺的地板作为我们感觉自我的一部分；如果不感觉到身体所接触的地板，我们就不能感觉到脊背。更一般地说，一个人身体重量和大小感觉，也总是他所处环境的引力和空间的感觉。当然，将注意力努力集中于我们的身体经验，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将意识从界定伦理领域的更大人类行为世界中撤离出来，这的确是真的。但是，这样从实践世界中部分和暂时地撤退，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大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效用，以便我们作为更灵巧的观察者和行动者回到实际世界中来。这就是以退为进 (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 的身体逻辑。

有一个例子可以使这一点显得更加清楚。一个好的高尔夫球手，如果将注意力集中在球上，而不是在身体姿势和握杆上，他会将球击得更好。但是，如果他陷于低潮或者遭受痛苦，就会发现自己摆放双脚和紧扣脚趾的方式、或者握球杆过紧的方式使自己失去平衡并抑制了胸背运动，因此妨碍了他的摆动，进而削弱了他看球的眼力。在这种时刻，需要有针对性对球手身体姿势和感觉的更多有意识的关注，直到一种新的、更有效的站立、握杆和摆动身体的习惯确立起来。但是，一旦确立了这种习惯，这些身体因素将沉入不被注意的意识边缘背景之中，以便注意力能够重新更多地集中在球上。

2. 对身体美学的第二种通常的批评是，对身体的培养在本质上是自我本位的和狭隘地针对个人的，是一种自私的唯美主义，它无视或破坏我们具体化的自我所处的更宽泛的社会和自然世界的利益。这种批评犯了双重错误。首先，我们的身体在场和行为形成外部世界的一部分。不好好对待我们的身体，将污染我们所呼吸的空气，引起对他人而不只是我们自己的伤害，培育剥削性的产业，以及(通过更一般性地增加我们的受难和无能)限制我们帮助他人的愿望和能力。我们身体举止的这种公众后果，就是为什么身体关怀是一种国家关怀的另一种(与福柯控制生物能的观念并列)原因。

其次，许多身体练习，诸如费尔登克拉斯方法和亚历山大(Alexander)技法，主要是“针对他人”，它们的从业者的主要目标是为他人工作而不是为自己工作。然而，这些针对他人“治疗”的实际实践，也表明对他人的身体关照如何需要对自己的身体关照。在上一堂费尔登克拉斯课的时候(在费尔登克拉斯方法中，我们有一种教育模式，因而是针对“学员”而不是针对“病人”的工作，是“课程”而不是“疗程”)，我必须不仅意识到学生的身体和呼吸，而且意识到自己的身体姿态和呼吸，意识到我的手和其他身体部位之间的张力，以及我的脚接触地板的质感。为了确保我安置好了自己的身体并感到舒适，我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意识，而且为了更敏感地感觉学生的身体张力和运动质量进而给他发出正确的信息，我需要确保我自己身体放松。否则，我将被自己的不适所扰乱，并在我接触学生的时候，将自己的身体紧张和不适传递给他。因为我们经常不能察觉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处于低效的身体状态中，或者处于一种轻微的身体紧张状态中，费尔登克拉斯训练的一部分，就是致力于教导一个人认识这种状态并找出它们的原因。

3. 最后，因为身体培养经常等同于摆出健美运动员和超级模特姿势的好出风头的空虚，身体美学被谴责为一种自恋式的专断独行和骄傲自大。当然，身体美学的中心之一就是增进个体身体机能的效能，以便不仅提高其主观生命经验，也提高其外在行为和追求美德的能力。身体美学明显具有这种伦理学维度，因为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真正的美德不仅建立在我们的意图上，而且建立在我们实现这些意图的能力上，这种能力总是需要身体手段。这种对更大能力的追求，有可能误导一个人自我专断的傲慢自大。但是，费尔登克拉斯方法已经使这一点非常清楚：个体改良的行为能力，如何不单纯是他自己的能力，而实际上依赖一种在其周围环境中对其能量的更加精明的部署。

让我用一个最近记录的案例来对这一点加以说明。一个超过80岁的老人到我这里来寻求帮助，因为膝盖的疼痛使其痛苦不堪且难以站立。作为一个性格好动和充满活力的人，他被这种抑制其行为的方式所挫败和压抑，比如经常起来做某事的冲动，甚至简单地取一杯水喝或者取一本书读，都不得不要考虑付出疼痛的代价。医生给他开出的药片和注射都没有帮助，他被告知他不得不忍受痛苦作为长寿的代价。当我检查他怎样站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他采取了一种我们绝大多数年轻和强壮的人所采取的方式。我们直接垂直站起来，将双脚重重地压在地板上，并冲击膝盖。这需要膝盖关节相当大的力量和压力，从而当关节受损或变得脆弱和老化的时候，就容易引起疼痛。

然而，一个人也可以学着这样站起来：将头、肩、胳膊和躯干前倾超过膝盖，降低上半身使之前倾。这样将上半身重量(我们较重的部分)转移，就容易牵引下半身和双腿容易站起来，而不需要冲击膝盖。在上过几堂课之后，这位80多岁的老人能够掌握这种新的站立起来的方式，并且习惯了这种站立起来的方式所需要的平衡，进而使它成为其日常生活中的习惯，他的膝盖问题因此也就解决了。他站立起来的大动力，不是因为大的力气，而是来自重力(通过支撑上半身的膝盖)，不是来自额外的力量或肌肉上的努

力。从这种实用主义的费尔登克拉斯观点来看,有效的身体作用,不是动力的、张扬的、自足的力量,而是一种聪明的方法,用它去引导和利用在一个人身体中的更大的自然力量。

如果说这一点似乎与中国关于人体作用的观念和东亚武术艺术一致的话,这应该没有什么奇怪的。费尔登克拉斯不仅是一位以色列工程师和原子能物理学家[他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库雷斯(Cures)在巴黎一起工作];而且他也是柔道黑腰带级(最高级别)选手(差不多是欧洲第一个黑腰带)和两本柔道书的作者。⑧“judo”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柔道(the Way of Softness)”,意思是要反对习惯上对使蛮力气的强调。“中文‘柔’,源于古代中文兵书《三略》,其中有一段说‘柔能克刚’”。⑨其根本观念不是建立在自己的蛮力气上,而是要有技巧地利用周围环境的能量,尤其是其对手的力量和姿势。费尔登克拉斯接受了这种亚洲观念,将它运用到多种多样的运动功能中,同时试图使我们的身体意识变得敏锐,这种意识可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感觉影响我们身体的力量,从而更有效地运用这种力量。

这仅仅是一个例子:进步的、开放的西方思想如何学习亚洲哲学和身体技术,同时以实用主义的方式使这种亚洲思想得到良好的发展,超出其本来的语境和用途,我应该指出,身体美学与肤浅的“新时代”的模仿和异国情调相距甚远,它是一个能够滋养惊人丰富和富有成效的东西对话的领域。在这种对话中,我们西方实用主义者尤其必须学会要耐心和仔细地倾听,因为我们不仅有许多东西要向我们的亚洲同事和他们的聪明祖先学习,而且我们经常过于缺乏基本的文化修养以至不能理解他们。

#### 注 释

① R. 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体验美,重思艺术》(Richard Shusterman, *Pragmatist Aesthetics: Living Beauty, Re-thinking Art*, Oxford: Blackwell, 1992; 2nd ed.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0)。这篇文章中的某些论证基于我为《实用主义美学》的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和《哲学实践: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Practicing philosophy: Pragmatism and the Philosophical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的中译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所写的序言。非常感谢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彭锋博士翻译了《实用主义美学》,感谢人民出版社的田园先生、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博士生刘可欣、肖湛和李昌舒协助彭锋博士翻译了《哲学实践》。

② 见J. 杜威:《约翰·杜威传记》(Jane Dewey, *Biography of John Dewey*), 载: P. A. 希尔普编:《约翰·杜威的哲学》第二版(P. A. Schilpp ed., *The Philosophy of John Dewey*, 2nd ed., New York: Tudor, 1951), 42页。

③ 《哲学实践》1—3章。

④ R. 舒斯特曼:《践行生活:对于艺术终结而言的美学选择》(Richard Shusterman, *Performing Live: Aesthetic Alternatives for the Ends of Art*,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0), 7—8章节。

⑤ 这里的中国哲学引文可以从下列文献中找到:《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载《中国哲学资料》(*A Sourcebook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 Wing-tsit Cha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86—87页;《礼记》(*Book of Rites*), 《孔子的智慧》(in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trans. Lin Yutang,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1938), 241页;《孟子》(Mencius, trans. W. A. C. H. Dob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38页, 144页, 181页(4A. 2 6A. 14; 7A. 21); 以及《道德经》(*Tao Te Ching*, trans. D. C. Lau, Baltimore: Penguin, 1963), 69页(XIII)。

⑥ 这里的英文翻译引自安乐哲:《论语:一种哲学翻译》(Roger T. Ames and Henry Rosemont Jr.,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New York: Ballantine, 1998), 135页。我也追随安乐哲根据榜样人格而不是根据“君子”来翻译“仁”。

⑦ 其他对身体美学的批评,可以在最近有关我的著作的两个笔谈中找到,见《理论哲学杂志》(*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16: 1, 2002)和《美育杂志》(*Journal of Aesthetic Education*, 36: 4, 2002)。也见R. 罗蒂的批评,他的实用主义将身体排除在外,见《答复理查德·舒斯特曼》(“Response to Richard Shusterman”, 载M. 费斯斯坦和S. 汤普森编:《理查德·罗蒂:批评性的对话》(Richard Rorty: *Critical Dialogues*, Matthew Festenstein and Simon Thompson eds., Oxford: Polity Press, 2001)。

⑧ M. 费尔登克拉斯:《柔道》(Moshe Feldenkrais, *Judo*, London: Frederick Wame, 1941)和《高级柔道》(*Higher Judo*, London: Frederick Wame, 1952)。费尔登克拉斯的著作有:《运动中的意识》(*Awareness Through Movement*, New York: Hamer & Row, 1972), 《强力自我》(*The Potent Self*,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2), 《探奥的明显》(*The Elusive Obviou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7)。关于费尔登克拉斯方法的简要说明,见《践行生活》第8章。

⑨ 见“瑜伽”条,载《日本:插图百科全书》(*Japan: An Illustrated Encyclopedia*, Tokyo: Kodansha, 1998), 667页。

(Richard Shusterman, “Pragmatist Aesthetics and Asian Thought”, 原为2002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责任编辑:张敦敏)